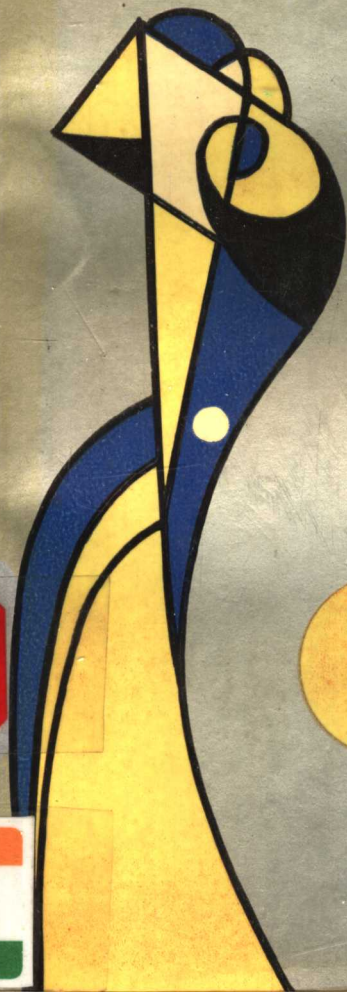


● 20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精选

● 拉美卷

一桩事先 张扬的凶杀案

● 马尔克斯等著



白桦·阎纲·张韧·吴宗蕙 编选

J 775.46
ME₁₀

20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精选 • 拉美卷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马尔克斯等著

白烨 • 阎纲 • 张韧 • 吴宗蕙 编选

(京)新登字172号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20世纪外国著名中篇小说精选·拉美卷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等著

白烨 阎纲 张韧 吴宗蕙 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2插页 345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550册

·
ISBN 7-5059-0685-2/1·449 定价：8.80元

编者例言

1. 为了给我国文学读者了解世界二十世纪以来中篇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艺术参照，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世界中篇小说佳作中，选编了这套《当代外国著名中篇小说选》。

2. 《当代外国著名中篇小说选》共有五卷：《尘世间》为俄罗斯、东欧作品卷；《假面舞会》为南欧、北欧作品卷；《湖畔恋情》为英、美作品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为拉美作品卷；《死去的玫瑰》为非作品卷。

3. 本选本除个别篇章为本世纪早期作品外，绝大部分作品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注意了近一、二十年以来新作中的佳构；在选收名家名作的同时，还顾及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和创作倾向，以使选本更具当代性、代表性和多样性。

4. 我们力求选收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别的选本中常见的篇目尽量避免重复，而另选同一国家同一作家的其他力作。

有些作家作品声名虽欠显赫，但确实精彩别致，我们也酌情选收。

5. 为便于读者了解作家与作品，每篇作品之后，均附有简明的作者介绍和作品短评，短评属编者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6.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一些外国文学专家和作品译者的热情帮助，原《世界文学》主编、画家高莽为本书精心绘制了作家肖像；在出版过程中又得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鼎力支持，谨此以表谢悃。

1990年10月

目 录

- 【巴西】若热·亚马多**
 金卡斯之死 (1)
 若·亚马多与
 《金卡斯之死》 (53)
- 【阿根廷】埃尔内斯托·萨瓦托**
 地道 (55)
 埃·萨瓦托与《地道》 (149)
-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捉海蛇 (151)
 卡·富恩特斯与《捉海蛇》 ... (211)
- 【智利】何塞·多诺索**
 没有界限的地狱 (213)
 何·多诺索与
 《没有界限的地狱》 (313)
-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317)
 加·马尔克斯与《一
 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390)
- 【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
 阿斯图里亚斯**

危地马拉的周末 (393)

米·安·阿斯图里亚斯

与〈危地马拉的周末〉 (439)

金卡斯之死

〔巴西〕若热·亚马多



自己料理自己后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守在金卡斯身边的基特利娅说，这就是金卡斯讲的最后一句话。）

—

时至今日，仍然说不清楚金卡斯究竟是怎么死的。有些疑点尚待澄清，有些情节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证人们的说法彼此矛盾，还有不少空白需要查证补充。金卡斯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死的，临终时究竟有什么遗言，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死者的亲属断然宣称，金卡斯是在清晨与世长辞的，弥留之际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事先没有准备，临终时也没有遗言。邻居和朋友们都支持这种说法。另一种流传甚广、议论纷纷的说法是，金卡斯死于深夜，要比死者亲属所说的死亡时间几乎晚了整整二十个小时。当时月亮在大海上空隐身不见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奇迹都发生在巴伊亚码头附近。在场的人亲耳听到了死者的临终遗言，这一遗言现在正在街头巷尾私下流传。据这些人说，金卡斯的遗言不单单是与世辞别的话语，而且还是一篇内容极其深刻的预言哩（就跟一位现代青年作家所写的一样）。

尽管见证人如此之多，其中还包括船老大曼努埃尔和办起事来说一不二的女人大眼睛基特利娅，可还是有人根本不相信这个

说法的真实性。他们不仅不相信使人惊叹不已的遗言，而且还怀疑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金卡斯纵身跳进巴伊亚海，永久地一去不复返地旅行去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使人生疑，他当时有没有条件这样做也颇值得讨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人们总是喜欢怀疑、否定，就象牛被套在牛鞅上一样，死死地被常规和法律束缚着手脚，对惯例和盖有印章的纸片深信不疑。这些人洋洋得意地拿出几乎是到中午才由医生签字的死亡证明，用这么简单的一张纸——只不过因为字是铅印的又盖有印章——就企图一笔抹煞掉金卡斯出发旅行前紧张张度过的那段时间。金卡斯用响亮的声音向他的朋友和其他在场的人声明，他完全是按自己的意愿自发地去作这次旅行的。

死者家属——令人起敬的女儿和派头十足的女婿（一个前程无量的政府公职人员）、姐姐马罗卡斯和胞弟（一个在银行有个小小户头的商人）——都断言这个说法不过是些不可救药的醉鬼、不守法纪的社会渣滓以及一些本该送进监狱，而不应在漫长的夜晚任其在大街上、在巴伊亚港口和白沙海滩上自由活动的奸诈之徒编造出来的骗人故事罢了。金卡斯最后几年的生活给全家带来了苦恼与耻辱，他家里的人不公正地把这一段不幸岁月的全部责任统统推给了他的这些朋友。金卡斯一家从来不在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前提及金卡斯的名字和谈论他的所作所为。孩子们以为，值得怀念的祖父若阿金^①早就体面地离开了人世，他受到所有的人的尊敬。这就使我们可以肯定，金卡斯即使不是在肉体上，至少在精神上，多年前就已经死过一次了。这样一来，他一共死过三次，打破了死亡记录，成了逝世冠军。这又使我们有权认为，从开具死亡证明到他投身大海的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金卡斯自编自演的一出滑稽戏，目的是要再一次使他家里的人不

① 若阿金是金卡斯离家出走成为流浪汉之前使用的名字。

高兴，让他们过得不舒服，叫他们蒙受耻辱，听任别人在大街小巷去背后议论。金卡斯赌起钱来手气好得让人眼红，喝起酒来能没完没了地边喝边聊从不醉倒，他的朋友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如此，他并不是个受人尊敬、让人感到舒服的人。

我不知道金卡斯之死（或者说，几度之死）的奥秘能否全部揭开，但是我决心试试看，正如金卡斯常常告诫的，即使是不能办到的事，也要努力去试试，这一点至为重要。

二

死者家属认为，那些在大街小巷、在商场前面以及在阿瓜·多斯·梅尼诺斯集市上到处散布金卡斯临终前种种情况（即兴歌手库伊尔·德·桑托·阿马罗甚至特意写了一本诗集广为出售）的无赖们对死者的名字实在失敬。众所周知，死者的名字是神圣的，不是给酒鬼、赌棍和大麻叶走私贩子们那些不干不净的脏嘴讲着玩的，也不是为了给在埃莱瓦多尔·拉塞尔达大街人口处卖唱的民间歌手拿去乱唱的。许多有身份的人，包括蒙受耻辱的金卡斯的女婿莱昂纳多·巴雷托所在单位的同事，都要从这条大街上经过。一个人，即使在生前干过一些疯事，一旦死了，就应该恢复其固有的尊严。死亡用他那无形的手抹去了过去的污点，使死者的名字钻石般地闪闪发光，这就是金卡斯家里人的观点，它受到了邻居和朋友们的热烈赞同。据他们说，金卡斯·贝罗·达阿瓜一死，就又变成原来的那位令人尊敬的若阿金·苏亚雷斯·达·库尼亚了。他出生在一个满不错的家庭，是该州财政厅的一位模范的政府公职人员。走起路来斯斯文文，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穿一件黑色驼毛上衣，胳膊底下夹着个公文包。每当他就天气和政治问题发表见解的时候，邻居们都怀着敬意洗耳恭听。从来没有人在酒店里见过他，即便在家里喝酒他也很有节

制。早在好几年前，金卡斯的家人就到处声称，他已经离开了人世；正是通过这种值得赞赏的努力，他们使金卡斯的名字得以一尘不染地闪耀着光芒。当他们不得不提起金卡斯的时候，就只谈论他的过去。不幸的是，总会有某个邻居、某个莱昂纳多的同事或是万达（他那深感无地自容的女儿）的某个饶舌的女友会不时地碰到金卡斯，或是通过第三者听到有关他的事情。仿佛一个死人从坟墓里钻出来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一样，天快晌午的时候，金卡斯醉醺醺地躺在市场的斜坡附近晒太阳，一身污垢，穿着破烂衣衫蹲在皮拉个教堂过道的地上玩齷齪的纸牌；甚至在圣米格尔斜坡一带，搂着一些不三不四的黑女人或混血女人，扯着嘶哑的嗓子唱歌，真是可怕之极！

终于，一天早上，住在塔布昂斜坡^①的一个圣像商人，悲戚地来到莱昂纳多·巴雷托虽然不大却收拾得很有样子的家里，告诉女儿万达和女婿莱昂纳多说，金卡斯与世长辞了，死在他那间脏得象猪圈似的房间里了。莱昂纳多夫妇同时从心里松了一口气。这位州财政厅的退休职员，晚年变成了一名流浪汉，他的一反常态的肆无忌惮使他名声扫地。现在好了，这种难堪的局面终于结束了。大家可以安下心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论若阿金·苏亚雷斯·达·库尼亚了，赞颂他是个模范的政府职员、好丈夫、好父亲和好公民，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他的美德讲给孩子们听，要他们效仿，教育他们热爱自己祖父的美名。

圣像商人是个瘦老头儿，满头都是曲卷的白发。他详细地把当时的情景讲述了一番。一个卖面茶、炸糕和卷饼等吃食的黑人妇女，那天早上有件急事去找金卡斯。金卡斯答应过要给她摘一点很难弄到的几样草，这是过坎东布莱节^②非要不可的东

① 巴伊亚市的一个贫民区，金卡斯死前就居住在这里。

② 巴西巴伊亚州黑人的一个传统节日。

西。这个黑人妇女就是为这件事来找金卡斯的，因为尚戈节^①圣期已到，她急着要用这些草。高高的台阶上，金卡斯的房门没有上锁，他早就把有百年历史的大钥匙弄没了。据说，有一天金卡斯赌运不佳，就把钥匙卖给了一个游客，还煞有介事地给它编了个故事，有日期，有细节，把它说成是教堂用的圣物。这个女人在外边叫门，里面没有人回答。她想准是金卡斯还在睡觉，就推门走了进去。金卡斯笑嘻嘻地躺在一张粗陋的床上，床单脏得都发了黑，一个破破烂烂的褥子盖在腿上。他平时对来客表示欢迎时就是这么一副笑容。她什么也没有察觉到，开口就问起草的事来。金卡斯笑而不答，右脚的大拇指露在袜子的破洞外边，一双破鞋放在地上。这个黑人妇女跟他很熟，知道金卡斯爱开玩笑，就坐到床上，对他说她还有急事要办。奇怪，金卡斯那只放肆的手今天没有伸过来在她身上乱拧乱摸。她又看了看金卡斯右脚的大拇指，觉得有点蹊跷，就在他身上摸了摸，立刻吓得蹦了起来。她又摸了一下他那只冰凉的手，马上跑下台阶，于是消息就很快地传开了。

女儿和女婿毫无兴趣地听着什么黑人妇女啦，草啦，用手乱摸啦以及坎东布莱节啦这类事情。他们摇着头，几乎是在催促圣像商人快点儿讲完。圣像商人是个慢条斯理的人，讲起事情来总是尽可能地详尽。只有他知道金卡斯家里的情况。有天夜里，金卡斯喝得酩酊大醉，无意中把家里的事情讲了出来，所以今天他就赶紧跑来报信了。他表情沉重，以此表示他的“深切哀悼”。

莱昂纳多该上班去了，他对万达说：

“你先走一步吧，我随后就到。我先去机关一趟，签个到，还要和主任讲一讲……”

他们让圣像商人走进客厅，递给他一把椅子。万达换衣服去

^① 巴西黑人的一个宗教节日。

了，圣像商人对莱昂纳多说，在塔布昂一带，没有一个人不喜欢金卡斯。金卡斯家境不错，圣像商人刚一认识金卡斯的女儿女婿就看出这一点来了，那他为什么要去过流浪汉的生活呢？也许是他的太太有什么外遇让他吃了醋，这是常有的事。圣像商人用两个食指按着额角提出了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我猜得不错吧？

“我的岳母奥塔西利阿夫人是个圣洁的女人！”

圣像商人挠了挠下巴：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莱昂纳多没有回答他。万达在房间里叫他，莱昂纳多走进了房间。

“应该通知……”

“通知？通知谁？为什么？”

“通知姑姑马罗卡斯和叔叔爱德华多……还要和邻居们打个招呼，请他们参加下葬仪式……”

“为什么现在就告诉邻居呢？等事过之后再告诉他们好了，不然的话，他们一定会议论个没完没了的。”

“可是姑姑马罗卡斯……”

“等我去过机关以后，就去通知她和爱德华多。你快点走吧，不然，这个来报信的家伙一出去就会把消息传开。”

“你看，他就这么死去了，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

“这能怨谁呢？怪他自己，疯疯癫癫的……”

圣像商人在客厅里十分惊异地看着大约是十五年前金卡斯照的一张彩色照片。完全是一副绅士模样：高高的衣领，黑色的领带，嘴上边的胡子向上翘着，油光光的头发，粉红色的面颊。旁边还挂着一个式样完全相同的镜框，上面是奥塔西利阿太太的照片：穿着绣着花边的黑色衣服，目光严厉，嘴绷得紧紧的。圣像商人琢磨着她那张阴沉的面孔：

“她的长相倒不象是那种欺骗丈夫的女人……可她肯定是很难对付的……圣洁的女人？我不相信……”

三

万达赶到现场的时候，住在附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正在围着金卡斯的尸体。圣像商人小声地对大家说：

“这是他的女儿。他有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女婿在政府里做事，住在伊塔帕吉佩^①，有上等的好房子。”

人们纷纷闪开，让万达走进来。大家都好奇地等着看她如何扑上前去，泪流满面地抱着尸体，也许还要呜呜咽咽地哭得泣不成声。金卡斯躺在床上，穿着一条带着补丁的旧裤子和一件破破烂烂的衬衫，衬衫外边套着一件满是油垢的肥大坎肩，微微笑着，仿佛十分开心。万达一动不动地看着他那张胡子拉碴的面孔，那双黑乎乎的脏手和从袜子破洞里露出来的大拇指。万达已经没有泪水可流了，房间里听不到她的抽泣声。早在金卡斯发疯的最初日子里，当她一再想方设法要他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不知白白流了多少眼泪，失声痛哭过多少回了。现在她只是望着尸体，羞得满脸通红。

死者的那副模样不堪入目，和一具偶然死去的流浪汉尸体一模一样。就是死后也不象个样子，无法令人敬重。他满不在乎地笑着，耻笑万达，肯定也在耻笑莱昂纳多和家里的其他人。这具尸体应该送往尸体认领处，装上警察局的尸体收容车，供医学院的学生实习课上使用，最后埋在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的公用坟地里。这就是金卡斯的尸体，一个酒鬼、无赖、赌棍，没有亲人，没有家，没人给他献上鲜花，也没人为他祈祷。这不是品行端正的若阿金·苏亚雷斯·达·库尼亚，一个认认真真、兢兢业

^① 巴伊亚市比较有身份的人居住的地区。

业地在州财政厅工作了二十五年的退休政府职员，一个模范丈夫，一个所有的人见到他都会脱帽致意、紧紧地与他握手寒暄的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怎么会抛弃了亲人、扔开了家、离别了昔日的朋友，改变了一生中养成的习惯而去沿街流浪、到廉价酒店喝酒、经常光顾妓院、整天胡子拉碴肮脏不堪、住进一间猪圈似的房间、睡到一张异常寒酸的床上去呢？万达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奥塔西利阿死后——即使在那样一个庄严的时刻，金卡斯也不肯回去与家人团聚——她多次在晚上和丈夫讨论过这个问题。医生们一致认为，金卡斯的精神并不失常，至少不是那种需要送进疯人院去的精神病患者。那么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宣告结束了。多年来的噩梦已经化为乌有，使家庭尊严受到玷污的黑点已经洗刷干净。万达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讲究实际的精神，她能迅速地做出决定并按照自己的意志付诸实施。她望着死去的父亲那副看了使人不舒服的滑稽相，马上做出了决定。应当首先把医生找来开个死亡证明，然后给死者换上体面的寿衣，把他运回家去，埋在奥塔西利阿坟墓的旁边。丧葬费用不能太高，现在过日子很不容易。但是也决不能在邻居、朋友以及莱昂纳多的同事面前显得太寒碜，姑姑马罗卡斯和叔叔爱德华多都会来帮她的忙。想到这里，万达盯着金卡斯笑眯眯的脸，想到了父亲的那笔退休金。他们能继承到这笔钱还是只能拿到一笔抚恤金呢？莱昂纳多也许懂得这种事。

她转过身来，面向那些还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她的那些人。金卡斯就喜欢和住在塔布昂的这些下贱人来往，跟他们打得火热。他们站在这里干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金卡斯已经死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不过是魔鬼臆造出来的产物，是一场噩梦吗？若阿金·苏亚雷斯·达·库尼亚将重新回到家人中来，享受一个体面家庭的安逸，恢复他的尊严。金卡斯重返家园的时刻到了，这一次他可不能再当面取笑女儿女婿，要他们滚到一边去，然后

讥讽地向他们挥手告别，吹着口哨扬长而去了。现在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金卡斯·贝罗·达阿瓜已经彻底完蛋了。

万达抬起头来，以胜利者的目光向在场的人扫了一眼，然后用奥塔西利阿的口气命令道：

“你们有什么事吗？如果没有，请出去吧。”

接着，她又对圣像商人说：

“先生，您能帮忙给叫个医生来吗？需要开一张死亡证明。”

圣像商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万达的举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余的人慢慢地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万达和金卡斯的尸体。金卡斯微笑着，从袜子破洞里面露出来的右脚大拇指好像又长大了似的。

四

万达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房间里除了那张床之外，只有一个装煤油用的空油桶。她把油桶立起来，吹掉灰尘，在上面坐了下来。医生要过多久才能来呢？莱昂纳多什么时候到呢？她想象着丈夫在机关里向主任诉说岳父突然去世时的那副狼狈相。主任认识若阿金，那时候若阿金还在财政厅上班。在那段美好的岁月里，谁不认识他呢？谁不尊重他呢？又有谁能想象到他后来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对莱昂纳多来说，要和主任谈起自己老岳父干的种种疯事，还要对此作出解释，可真够尴尬的。这个消息一旦在他的同事中间传开，一张张办公桌的人们就会交头接耳，嘴上流露出恶意的微笑，开着粗俗的玩笑，不怀好意地议论个没完，这真是再糟糕不过了。有这样一个爸爸真是倒霉，他使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现在他们总算熬出了头，再耐心地忍受少许时间，这一切就都完结了。万达用眼角扫了一下死者的尸体，金卡斯正在微微地发笑，感到这一切都滑稽极了。